

〇〇〇圓；即臺灣小邦的日本國王每年也有四、五〇〇〇〇〇元的收入，至於前俄皇的收入更大，每年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圓之多；與匈邦聯國國皇的收入有四、七〇八、三五〇金圓；德帝的收入有三、八五〇〇〇〇〇金圓。

英王除二、三五〇〇〇〇金圓國俸外，還由蘭卡斯脫州收入四三、〇〇〇〇鎊，因為他是該州的公爵，不過這個數目於他的經濟上並沒有什麼幫助。

至於喬治的開支，則王室中侍從的薪俸就須六二五、〇〇〇金圓，宮中支出九一五、〇〇〇金圓，宮室的收理費須一〇〇〇〇〇金圓，獎賞侍從金六九、〇〇〇金圓，特別用費四〇〇〇〇金圓。此外餘給英王用的祇有五五〇〇〇〇金圓了，這當然是不夠喬治夫婦二人用的。

84743
這餘剩的小數目在歐戰以前尚足敷用，但至戰時及戰後就每年要虧空了。他的用人，自最高的職員以至最低的洗碟傭僕都是有所謂「外快」的，有些人還須給付雙俸。一九一

九年到一九二一年間的王室中的開支更為可怕。英王雖處處從經濟方面着想，但一九一九年短欠一二〇〇〇〇圓，一九二〇年二二五〇〇〇圓，一九二一年二六五〇〇〇圓。一九二一年中，他纔弄到一項現款以應付這些急用。以後遇有困難時只好支用這些特別資金，因為他不願負擔很重的英人更多一層負擔。

可是在這個經濟拮据的時候，蘭卡斯脫的公俸卻於一九二一年減低，英王夫婦於是只好極力減低個人的費用及宮室的維持費，以使收支相抵。現在祇有絕對不能缺少的奢侈物品方陳列於宮中。

去年英王臥病，經濟方面更見拮据，瑪利極力節省家用，一年約可省一萬圓。英后的節用是在病中消失了人生的一切快樂；也是在病中成就了文壇的榮譽，這究竟是他的幸運還是他的不幸？

與病魔掙扎的柏魯斯脫 杜若

方法真是無微不至，有一次他看見宮中有一塊窗帘已經破得不能再用了，僕人預備要換新的；但瑪利說：「這並不是必要的，在前面屋中的窗帘自然是須新的，但在後屋的，則將窗帘補好就是了。」

英王有許多親戚是依他為生的，有些親戚的生活費雖由國家供給，但其中有一百五十人是由英王供給生活的。此外喬治及瑪利還須捐助各種鉅款給慈善事業，這種捐款每年總須數千鎊之多。他的僕人如年齡過老時又須給以養老金，這種養老金是年年增加的。所以英王喬治五世的收入每年雖有二、三五〇〇〇金圓，但除一切正式開支外，所餘給國王夫婦二人用的祇不過萬元，當然不夠開銷，想不到國王的生活也會如此苦的。

柏魯斯脫 (Marcel Proust) 於一八七一年生於巴黎。他的父親是個著名的醫生，並且家產極富。但這仍無補於他的健康。九歲的時

84744

候，從布倫森林散步回來，突發哮喘癱瘓病，這一直到他死時，都沒有痊愈。

爲病魔糾纏的柏魯斯脫，他的神經變爲極度銳敏，他的感情，極易緊張與激動。他愛鄉村，他愛自然，但他常少機會與牠們接觸。所以他幼年的光陰，大部分消磨於一室之內。因爲他的生活限於室內，與他接觸的，無非是這些人物，他的觀察，遂集中於那些他所接觸的人物身上。講話的聲調，婦人的髮飾，行動的姿態，甚至眼睛的閃爍，面部肌肉的收縮，以及一切細微的動作，在他眼中，都刻著不可磨滅的印象。他的父母最初要他終身致力於學問與外交事業。可是他的不良健康，不允許他這樣。他遂將他的寶貴的青春，消耗於宴會拜客之中。差不多有十五年之久，是這樣生活著。每天晚上，總可以在人家會客室中找着他，即是那種最難光顧的地方，他也可以走進。他立在人家會客室的角上，有時插入人家的談話，有時他覺得很開心，有時他覺得很懊惱。這樣經過了一夜，那沉重的疲乏，非他多病的身體所能支

持了，他只好在白天睡在床上休養。但一到晚上，他又很匆忙地着上他的晚禮服，寫請客的信，與人家約會。他在交際場中，雖則各處都到，但並沒有一處注意他。不過有一件事使人家驚奇的，就是他的闊氣。他用珍貴的花，投贈給女人；他突然會分送禮物給人家，他款待許多不相識的人。而他的酒筵，又特別的豐富，他向巴黎各店鋪中搜羅珍羞。他給侍役的小賬，也特別的多，有美國大富翁十倍這樣多。他的目的，僅不過要那些侍役，當他到的時候，一致脫下他的帽子。

他沉浸於這樣懶惰空氣之中，他並不想做一個文學家，並且做文學家似乎也不可能，因爲文學家是要有素養的，不過這並沒有多大妨害。柏魯斯脫我在上面已經講過，因病魔騷擾，神經特別纖細，觀察特別敏銳，也許他的成功的因素，就基於此。又因他每天晚上，當他回到家中登床睡眠之時，一時不易就睡，總起來把他日常所觀察所見聞的事記載下來，積久遂成巨帙。這巨帙的瑣事的記載，當然對於後

來的創作，有極大的幫助。不幸的命運，突然臨到柏魯斯脫頭上，使他的生活，發生劇變。

一九〇三年，他的母親死後不久，有幾個醫生，宣佈他的病已不治了。他失望到極頂之後，遂潛居於奧斯孟路（The Boulevard Haussmann）的家中。這位懶惰的遊蕩者從熱鬧的交際場中，退隱靜寂的庭園，一變而爲一個日夜不停的著作者。

他淒涼的情狀，這時真不堪設想！他終日躺在床上，他身上永遠是冰冷的，並且要時常因痙攣而顫抖。他身上穿了三件襯衫，棉絮的褥子圍在他的胸前，厚的手套套在手上，他可依然覺得寒冷。壁爐裏面生著火，窗從來沒有開過。終日睡在床上，像一個死人一樣，很困難地呼吸着那室內的濃濁的藥的氣味。他與那喧鬧的巴黎社交絕緣了，永遠的絕緣了。他開始他的著作生活。

他的僕人用衣服包在他身上，扶他坐起，小的桌子放在他的面前，他創作他的小說——

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他夜以繼日地寫著，寒熱的時來，冷的侵襲，他都不管，只要一醒了，他就起來寫作。他床邊的椅子，櫃子甚至床上，都積滿了稿紙。

後來他的病加重了，他的身體愈形瘦弱。但

他的小說 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的稿子卻一天一天地加厚了。他於一九〇五年開始寫作這部小說，到了一九二二年，他認為他這部小說已經完成了。但出版的問題又發生。他是一個無名的作家，沒有人知道他，那個出版家肯冒險來替他出版呢？法蘭

西新評論雜誌社 (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) 拒絕接受他的稿子，法蘭西水銀書店 (Mercure de France) 與奧倫道夫 (Ollendorff) 書店也拒絕接受他的稿子。最後一個

84745 大戰爭爆發了，他的著作的銷路，又重重的受了打擊。

到了戰後，出了五卷的時候，法國以及歐洲的讀者纔開始注意這當代不可多得的巨著。於是這在病中討生活的柏魯斯脫的聲譽突然轟動一時。他看到他的十卷的精心結構的大著陸續出版，並且受社會的歡迎，他的心中，確也添了不少勇氣。他又很想出去看看那與他久已隔絕的外界了，他勉力支持他的羸弱的身體，重臨他舊遊的 Paris 旅館，在大菜檯上，校勸他福上的錯誤。他只有看到在他面前，可愛的世界，他還覺得有些勇氣。他一回到家，他就覺得他所有的精力都缺乏了。

做海盜的英國大學生

杜若

也許是因為不能容忍那平凡呆板的讀書生活，從前有許多大學生爲了想呼吸海上的自由空氣，變爲海上流浪兒。在那一片汪洋中，他們的命運根本是不可捉摸的。有幾個得着幸運的青睞，成就了光榮的事業；有幾個受了不幸命運的支配，淪落而爲海盜的夥伴，被送上斷頭臺，了結他們的一生。施開德謨 (Peter

不久以後，他的病更趨危殆了。他已自知無望，他也不願意再去看醫生，他們沒有幫助他，反而使他吃了許多冤枉的痛苦。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，他的末日終於到了。

這位與病魔掙扎的著作家，即是走近死神的面前，仍依然毫不退縮，他依然用他的藝術的武器——他的精密的觀察——成就他文壇的威名。在他一息尚存的時候，他仍想拿起筆來創作新的小說。他在他的創作中，忘記了他的病，他的死。他的藝術是值得佩服的，他的精神，也是值得尊敬的。

Sundamore) 與諾斯 (Nathaniel North) 就是這樣的兩個由大學生而變爲海上流浪兒，由海上流浪兒而變爲海盜，由海盜而遭不幸命運的很有名的人物。

施開德謨是一個外科醫生，他很有冒險精神。在他求學時代，讀書非常用功。他是一班中最有希望，最膽大敢爲的學生。他曾有一次，